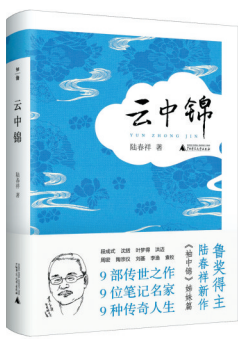


# 融合名物写作与博物精神

## 鲁奖作家谈“笔记新说”



《云中锦》



《天地放翁——陆游传》

### 要特别善于精炼 “寻找”一部典籍一个古人

陆春祥重点分享了两部新作《云中锦》(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)和《天地放翁——陆游传》(作家出版社)写作背后的故事。《云中锦》是陆春祥“历代笔记新说”系列的第七本。此前已出版《字字锦》《笔记中的动物》《笔记的笔记》《太平里的广记》《袖中锦》《夷坚志新说》六种。

在《云中锦》中,陆春祥选中了9部经典笔记体作品:《西阳杂俎》《梦溪笔谈》《避暑录话》《夷坚志》《武林旧事》《南村辍耕录》《郁离子》《闲情偶寄》《子不语》,以及他们的作者段成式、沈括、叶梦得、洪迈、周密、陶宗仪、刘基、李渔、袁枚。陆春祥从长短不一的正史、详略不等的传文,以及各种笔记中的趣闻记录中,勾连挖掘,沙里淘金,把九位笔记作家和作品勾连起来。

在当下,对历史人物、典籍的阅读和诠释性书写者有很多。在蒋蓝看来,不少人很容易犯的一个毛病——看书看得很“笨”,写文章引用典籍总是大段大段,引文很长,却缺少自己对古籍的消化,没有转化成自己的精神养料,但陆春祥很好地规避了这样的问题。

蒋蓝还提到一种叫“名物写作”的传统文学体裁。大概



分享会现场

### 寻访陆游入蜀之路 将“入蜀记”作为重点书写

陆游是宋代著名诗人,传世作品数量较多,为其作传者也多。为了写好《天地放翁——陆游传》,陆春祥在集中阅读陆游全集、各类陆游传、陆游研究成果的基础上,以广阔的南宋为时代背景,以大量宋代及以后的笔记为参考,并实地考察寻访陆游出生地、重要任职地,走访陆游后裔,根据研究心得和写作特点,对陆游的诗文作精细分析,将诗文巧妙融入传记中,努力为读者展现一个立体而真实的陆游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陆春祥为杭州桐庐人,据陆氏宗谱记载,桐庐陆氏为南宋末年丞相陆秀夫的后裔,而著名南宋

史学家邹志方先生就认为陆秀夫是陆游六子陆子布的孙子。无论作者是不是陆游后裔,都和陆游同属陆氏宗亲,这种天然的亲近感,促使陆春祥努力从史料、谱牒中挖掘真相,最大程度还原人物的真实性,力求使作品比其他版本的陆游传有所超越。

写《天地放翁——陆游传》的过程,对于陆春祥也是一次“寻找”之旅。陆春祥特意走了一趟陆游的入蜀之路——由杭州到崇州、万州、重庆,再到成都,并把“入蜀记”作为《天地放翁——陆游传》中最为重要的书写部分。

宋绍兴四十年(1170年)夏,46岁的陆游前往夔州,也就是今天的重庆奉节担任通判。陆游携家眷由运河转入长江,逆水而上,157天行路5000华里。进入蜀地之后,他又兜转多地,继续不太顺利的仕途。这一次出仕,是陆游人生的重要转折。陆春祥在《天地放翁——陆游传》序言中以给陆游写信的口吻写道:“这一入蜀,就是长长的八年。幸好,您有南郑八个月的从军经历,与金人面对面,您的志向,您的抱负,都在南郑得到了尽情释放。此后,南郑时间,如同您与唐婉的爱情,深深浸入了您的骨髓,伴您至终身。”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

笔记体是中国传统文学非常重要的一个体裁,佳作甚多,在历代都拥有众多读者。浙江省作协副主席、鲁迅文学奖得主、作家陆春祥特别热爱笔记作品,他以现代思维重述古人故事,写出了一系列“历代笔记新说”作品,赋予古代笔记更多时代性和新鲜感。日前,陆春祥来到成都一家书店,与读者分享写作心得。四川省作协副主席、作家蒋蓝,作家李银昭来到现场,分享各自对陆春祥作品的阅读感受。

## 李元胜博物旅行笔记“上新”: 大自然刷新了我的造句方式

### 自然笔记 与诗歌互相促进

在自然之旅中,诗歌也在生长。过去20多年的时光里,李元胜一边走路、拍摄,一边写诗。他的诗得过鲁迅文学奖,《我想和你虚度时光》被歌手唱出圈。与此同时,他还通过散文的形式记录自己的收获。出版过《昆虫之美》(博物随笔系列,已出3册)《与万物同行》《亲爱的虫虫》等自然类图书。20年的自然观察、训练有素的微距摄影,以及对万物的敏感,集合在李元胜身上后,还催生出了一个全新而独特的作品:李元胜博物旅行笔记。

在这些笔记中,我们可以看到,李元胜从迷恋蝴蝶开始,热爱渐次扩展到了原始森林的各种动植物。其中贵州十二背后旅游区、重庆城口大巴山、重庆四面山是他偏爱的考察地,分别对它们有3年、10年、20年持续的四季观察和记录。

2022年7月,作为李元胜博物旅行笔记系列的第二本,《万物闪耀——李元胜博物旅行笔记》由重庆大学出版社推出。在笔记中,李元胜记录了自己在旅游的过程中最真实的想法,讲述了动植物奇妙的故事和景象,书写了大自然对他的启发和治愈过程。李元胜的旅行笔记,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,还多次入选中学生推荐阅读篇目和语文试卷。



李元胜在野外拍摄。

李元胜的自然笔记跟诗歌是互相促进的。诗的敏感给了他发现、观察、记录自然的独特视角,反过来,自然旅行也滋养了他诗歌的生命。他说,他有两处诗歌写作福地,一是书房,二是湖畔。当他背靠着书架,背靠着人类积累的精神天梯时,写一首诗很容易。在湖边散步的时候,更是有无穷无尽的句子涌上来。

### 走在旷野 更接近朴素的诗意

2011年5月的一天,李元胜和朋友们到了重庆郊外的青龙湖,白天环湖而行记录物种,然后就等待着晚上的灯诱。灯诱是利用昆虫的趋光性,守株待

兔,等着夜晚里的昆虫自行到灯下“报到”。坐在灯下,静静地等着那些神秘的小客人,从树梢、从旷野里的隐蔽角落飞过来,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。

天色微暗时,他和朋友在楼上阳台喝茶看天,意想不到的,无边无际的浓雾突然涌了过来。“看来今天的灯诱不行了。”朋友叹了口气。李元胜却被浓雾中的景象所吸引,心有所动。他顾不得礼貌,把朋友劝离了房间。掏出纸和笔就写了起来,一边写一边感觉到和这段时间写其他作品完全不一样。“我看到的景象,大自然偶然向我敞开的一切,决定了这首诗的面貌,从而冲破了我在那一段时间的写

作套路。”李元胜回忆道。

这首诗就是《青龙湖的黄昏》。在这首诗里,李元胜感叹:“那是多好的一个黄昏啊,就像是世界上的第一个黄昏”。

《青龙湖的黄昏》并不是李元胜十分满意的诗,但在他的诗歌写作里,却是一次例外。这次写作促使他重新回顾了10来年的写作,他发现了一条之前没有注意到的线索:十年的田野考察,之前以为只是给自己提供题材,其实已经悄悄地改变着他诗歌的面貌和写作方式。这样的积累一直在进行,到了这首诗,更让他明显感觉到了一种新鲜的力量——大自然给他所提供的摆脱自身写作惯性的力量。

在此之前,不管是书房或者湖畔,能让李元胜更容易写出诗来的这两个地方,或许只是写作上的一点癖好,它们和写出来的诗本身并无直接关系。而从2011年那次青龙湖之行开始,李元胜找到了可以背靠的另一个“天梯”,“就是持续给我惊喜和震撼的大自然。我发现,大自然不只是一个更容易写出诗的环境,它能直接给我丰富的启发,甚至,刷新我的造句方式。我的田野考察和诗歌写作的两条线索,终于交织在一起:诗人的角色让我的田野考察更注重自我的体验和发现;常年行走在旷野,又让我更能接近原始的朴素的诗意。”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郑好



《万物闪耀——李元胜博物旅行笔记》

2000年,因一次偶然的机会,李元胜迷恋上了蝴蝶,开启了用摄影记录蝴蝶的追寻之旅。之后,他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花这件事上。他的考察范围还从蝴蝶扩展到昆虫、其他动物以及植物。他最初的考察地主要在重庆地区,开始是南山、缙云山等重庆中心城区,而后拓展到重庆周边,几十次进山拍摄。再之后,他去了云南、贵州。到现在,北至漠河南到西沙群岛,都留下了他的足迹。